

鷗言內篇 中華朱克敬瞑庵箸

總論

自古蠻夷，鮮不為中國之患。中國所以御之者無所不備，而卒無全勝之策。惟虞舜之于有苗、漢文帝之于南越、我聖祖仁皇帝之于俄羅斯，不戰屈人，為萬世綏遠之經。外此，則和戰雖殊，皆因氣之盛衰相為勝負而已。是非蠻夷之獨難制也，蓋一氣生人，本無畛域，迭盛迭衰，皆聽其人之自為而天地之氣隨之轉旋。曠覽前史未有中國全盛而為蠻夷所制者亦未有蠻夷崛起而其國人才政令了無可觀者。劉淵石勒阿保機阿古達其雄桀堅忍皆超越羣倫懷愍之儒重貴之妄徽宗之昏淫縱無強敵其國豈能久存是故御蠻夷者不必求之蠻夷而當求之中國也。國家西洋之禍起于道光中當其時文武恬嬉不復講求遠略始則拒之太嚴及夫橫決則又畏之太甚浸淫潰溢遂至不可堤防頃歲以來士大夫爭談夷務各有短長而總其大要不過四端一曰客气不度彼己之情堅守古說以戰為勝算和為促亡議和者為賣國究之于事理事勢均未深思 本朝于西洋非不共戴天之讎不得以東晉南宋為比國勢兵力實不相當緩師蓄謀未嘗非策逞一朝之憤以朝廷為孤注戰而不胜何以善后此書生憤激之論可敬而不可聽也一曰敷衍知戰之危而委曲議和事事迂就苟免責言究之要求無厭应付難周通商數十國歲生一衅則中國歲輸數百萬金歲增和約數條地在賦空民隨利往十年以後彼即不貪吾地我將無以自存此可暫而不可常者也一曰游說知戰之危和之易敗則襲儀秦之故智來往列邦或怒楚絕齊或倚秦臨趙翕張捭闔中立以圖自全其用心可謂苦矣不知儀秦之時各國皆可戰可和故辯說得行今則彼有必戰之形我有必不敢戰之實情見勢絀雖巧辨不能置詞况泰西各國雖有異同而通商內地則利害相共豈肯昵我而自離其交此啗空之終歸無濟也一曰摹擬有志之士知三者之難恃而發奮自強于是不惜貨財廣造機器設招商之局開西學之科冀幸將來之制勝究之任非其人財費而器仍無用無練兵之將將將之才則利器與徒手同財匱民窮內亂先作欲自強而適以自敝也凡此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夫謀國必有其本不治其本者其末必顛不察其本者其謀必舛中國之所以弱者非地之不廣民之不眾財之不足也紀綱不飭法令不行名實不副心志不齊耳委瑣弗論請論其大者何謂紀綱不飭朝廷詔旨疆臣敢于故違屬吏恣肆誦張長官知而不問京官至貴也而編檢部曹貧乏不能自存吏胥至賤也而巧文弄法權過台司何謂法令不行受賂枉法刻扣軍糧罪皆當死而公然冒禁不以為非盜賊殺人取財會匪挾人于市牧令無如之何何謂名實不副督撫國之大藩一方治亂所系而庸滑小夫皆可充數科目公卿所自出而涉獵講章抄襲時墨即登上第何謂心志不齊和戰國之大事而政府主和卿部台諫不盡同也官吏主和士民不能協也各主是非迄無定論此所以因循十

年而国威愈损也夷人之所以强者非果才德之胜我也其法信其事核其众和何以知之夷人在浙助剿守礮者离伍斩级主将即戮以徇其法之必行如此洋街查夜者二人共直一更往来巡视绝不嬉留其贱役尽职如此国有大政谋及庶人战守之费皆商人公釀其上下同心又如此推此以例其国政令必有可观此所以能远越重洋而谋我也审乎彼已强弱之故则知所以谋敌矣虽然谋敌而师敌之长以攻敌仍无当也必审敌之所恃而更上之夫然后可以制敌夷人所恃以立国者商韩之术耳夫商韩之术重利尚刑易强难久其不及先王之道远矣若我本尧舜周孔之道以用商韩之法则本末兼修上下一体其强无敌夫何患于夷人此不待远征博辨而明者 圣祖仁皇帝之平噶尔丹 世宗宪皇帝之平青海、高宗纯皇帝之平新疆其用人行政何如乎 诏旨所下督抚即日奉行将弁无敢偷安牧令守法惟谨一命之士皆可召对丞倅以上每得奏事文武之贤否小民之苦乐朝廷莫不周知用人不次贪恶必诛故百余年间百废具兴威加无外今能尽复三朝之政则夷人将稽颡阙廷愿为臣仆矣不务出此而骇眩于西学之神奇断断于战守和之利钝不已末乎中国本也夷务末也轮船火器末之末也用人行政本之本也得其本则操之有其要图之有其渐效虽缓而功可必成不得其本则张皇补苴无适而可譬之病人元气已伤邪气丙陷不急养其元气忿而自投多方而杂与之药皆死也战守和皆可用皆不可恃杜威以全军降辽郭药师以三十万众降金折彦质以十二万人闻鼓而溃战可恃乎姜维启剑阁而降哥舒翰弃潼关而遁守可恃乎北汉南唐求称藩而不得宋高宗谢太后虽称臣而金元之兵不退和可恃乎魏绛和戎而边患息韩范谨守卫霍力战而边患亦息无他其本立也谈夷务者盍亦返其本乎

求贤

自古无不安内而能攘外者安内之本在政府政府得人则督抚皆贤督抚得人则吏廉民阜将勇兵强然后可以裕财用精器械以求胜于敌今论者皆叹天下无才岂知天地生才有显晦而无多寡但见诸功业则见其多伏于耕钓则觉其少耳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不曰贤人绝也天地之大何患无才但患求之不切用之不当任之不专耳以顺指为能以避过为智颐指气使而与之官铖核寸量以责其效则顽钝无耻之人各出其不肖之心以相应任重而踏乃叹天下无才抑亦过矣为今之计宜首择先朝旧臣及海内人望入居近禁出镇封疆然后使之各举所知量才授职庶贤俊汇征一切善政可以次第而兴非破格之赏不足以鼓舞豪杰之精神非不测之威不足以杜绝奸人之幸进是在 圣神之妙用矣至若应接客使通好邻邦必用笃诚廉介之人盖十余年来我之虚实敌已尽知才辨聪明皆无所用惟待以至诚示以介节或可冀其感动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明体达用本无二致彼圆通捷给者皆苟求富贵行己无耻之人也安望其使不辱命乎非特此也虚张敌势以恫喝朝廷劫制钧轴又输中国之情以求媚于敌幸中外之有事而常得居奇利窞一启祸水无穷尤当慎之于始也

酌变

国家立法本极周详但洋人之入中国乃千古未有之变前圣岂能逆料而为之防因时制宜固有不得不变者督抚同城虽贤者不能无异宜酌裁一人提督总兵与督抚权位相埒赏罚难行巡守道及佐杂教职无所事事徒费禄糈且增牵制宜一切裁省郡县有事听守令自择士人用之本省文武概听督抚进退权一则政教易行官少则贤愚易别贤者无所束缚始得从容立政筹饷练兵吏尽其职民亲其上以是战守何向不利乎

制用

国之有财犹农之有力不守其畔则劳而无功不究其实以立制而因用以取盈则富者必贫强者必蹶况乎其未富未强也 国家岁入之数较干嘉时有增无减而度支常苦不足者正坐滥费多耳滥费非必侵冒用而无益者皆是也冗官之薪水冗兵之饷糈脆薄之轮船歪斜之洋礮皆滥费也厘金之数中饱者十之六归公者十之四归公而用之有益者十不及一捐输岁入几何而选法大坏吏益贪民益困去为盗者益多一方有事竭数年之捐项不能戡定此又滥费之无形而最甚者也苟能去此数端量入为出则不必开矿加厘而民气日舒国富可致矣

通情

方今天下之大患莫如壅蔽士民之情不得达于巡典巡典之情不得达于知县知县之情不得达于知府知府之情又不得达于督抚司道然而督抚所言司道不敢非也司道所言府县不敢非也府县所言吏民不敢非也及至行事则又面从腹诽各顾其私国事视若赘疣爵禄重于性命名实相悖上下相蒙平日支吾尚恐变生意外况欲使当强敌哉西洋之百姓可以见国主而言情中国之属官不得谒上司而论事即此一端强弱之势不待临事而知矣今宜尽汰虚文务求实是许中外臣民极言得失许三品官及在籍大臣非时请见各献知能合天下之聪明才力以谋国则国自强敌自却矣

矫俗

近日士大夫专以无动为大富贵自娱国计民生一切置之不问尽职者谓之喜事守义者谓之沽名直言者谓之躁妄巧文避过高卧养痍乱天下而不受恶名临患难则洁身以去仕宦所利人尽趋之展转相师遂成一乡愿之天下流而不返则纪纲日墮风俗日偷吏治日荒民生日困中国之治乱且未可知何暇更谋海外乎是故筹夷务必以矫俗为先凡今日所谓从容者妥当者和平安静者一切扫而空之使天下晓然于前此之非而更其趋向卧薪尝胆夙夜忧勤然后可语自强而期实效耳

鷗言外篇 中华朱克敬瞑庵箸

愤戒

洋人之入中国千古奇变其处心积虑专以杀人谋利为事又从古蛮夷所未有十余年来辱我大臣夺我地利胁我人民凡属 大清臣子孰不欲食肉而寝处其皮但今日 国家兵力实不能与之争衡不得不委曲议和徐图攘斥忠义之士既恨国耻未雪

当竭虑殫思日夜谋所以制敌学一技即有一技之用画一策即有一策之功输一钱即收一钱之助师敌之长所以制敌之命蓄我之力可以骄彼之心至于夷人过境及教堂洋馆所在务当巽以行权隐忍退避断不可妄加杀害更贻君父之忧洋人日夜兢兢常欲伺衅以肆要挟我更投以口实则正堕其术中每发一难即索兵费数十百万增和约数条制 朝廷之要害收中国之利权绝小民之生路夫使杀一夷人而大利于中国捐身命累乡闾为之可也 无益而又害之是诚不可以已乎百姓之愤恨夷人岂不自知而朝廷既与之和百姓即守 朝廷之约亦可见我国号令之行人心之一正所以养国威张国威也

晔戒

台谏以献纳为直凡百政事皆当尽言惟夷务则可以置之不论何者战阵之事非局外所能代亦非口舌所能争今论者皆疑政府晏安疆臣怯懦故惮于用兵不尽然也夷人将佐之睦纪律之严器械之精饷糈之厚十倍于我胜负之数不待兵交而知暂与连和尚可徐图振作若不忍小忿孟浪称兵设有不虞则 车驾仓皇宫城震荡皆非意外之事为臣子者能毋深念乎 诣君果抱忠爱之忧当讲求政本推奖人才以补 朝廷之阙但忧中国之不治不忧海国之内侵但患兵饷之不足不患战胜之无时伍员覆楚勾践沼吴皆动心忍性多历岁年成大事者不期近效传曰主忧臣辱 今上宵旰焦劳正臣子忍辱经营之日非激昂使气之时也且局外者当念局中之苦危疑仓卒之时羣情协赞则智勇倍增谤议横生则中心惨沮应付必多舛错毫厘千里转致为敌所持是爱国而转以误国也总之战之一字理所必然势有必至而非今日所宜言上下同心忧勤奋发二十年后乃可议之耳至若明知战之不可而姑为激论以取高名此非纯臣所为亦鄙人所不敢逆亿也

谬戒

近日学西法者多糟粕程朱糝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悞也中国之法万世不易之经今日之弊由学者不能实践非孔孟程朱之罪也夫人知忠爱名分凛然中国之长也但守法令不习诗书夷人之短也今我方舍旧谋新而彼乃广购经史教其国人诵习我专学彼之短彼尽得我之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乐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道此鄙人之所大惧也故学西法者必先究心于理学庶不至猖狂横决遗祸千秋

褊戒

近世贤者多以和议为耻何其隘也和不可耻和而苟安乃可耻耳勾践臣吴唐肃宗拜回纥后世不以为非其所图者大也宋高宗时国势日削非生聚教训需以岁月断不能战而张浚赵鼎诸人不能屈伸变化导以自强专主用兵力排和议使秦桧得探孱主之意而窃其权倾挤善类紊乱纪纲未始非贤者之过也方今 主幼时艰舍和无可言者然惟君子乃可以言和君子而耻言和则天下事未有已也

兵谋

用兵莫重于始谋审敌势敌情所在量吾力所能为与为之而可成者或战或防命将几人用兵若干某省转饷某省应援先立一定之规模然后举而行之虽事机错杂应变无方而初定之谋始终不易然后可要于成功杜预平吴诸葛亮取蜀皆先决策而后奏功记曰事前定则不咎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皆谓谋之宜预也自庚申至今十七年矣言战者以笔舌争胜言和者以自强解嘲兵船倏来举朝皇骇一方有事各省骚然敌视为戏而我已疲于奔命及至敌去则又处堂巢幕相与宴安年年修好岁岁渝盟重币方输责言复至和且无定何有于防于战夷人之入中国专重通商不甚利吾土地故不求战胜惟以虚声胁我夺我之利此敌情也彼越重洋而来飨兵最厚又皆取办商人故常利于速战其兵至精而至少能专攻一处而不能合围能直前决命而不能分军肆应各道并攻此敌势也国家此日兵力断不能用武穷荒而选将练兵就岁入之饷养敢死之士严防各口绝其覬觐则吾力所能为为之而可成者也审乎彼己之故在彼者百变而不离图利在我者百变而不离设防则虚疑恫喝无所用其忧皇激论大言无所用其叫噪惟当爱惜景光力求实效耳防之道饷宜重将宜愚兵宜少宜精宜土著 国家经制之兵约八十万而小有寇警即须增募练勇是岁养数十万人坐食也国安得不困今宜十汰其八而以三人之饷养一人严择勤练计可得精兵十二万人以二万人驻京以二万人分驻大沽上海往来应援海疆七省各驻兵六千人余各三千人裁长江水师及沿海缉捕之船以养轮船水师各海口坚筑礮台环以舟师敌至则拒去则不追彼之来往无定我之防守如常致人而不致于人防边之善策也

利权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财者民所托命与天下共其利而不使天下擅其权则民安其业奸猾不敢生心 国家于盐茶行典诸事皆溥其利于民总其权于上犹此意也自西洋通商沿海绅民多诡托夷人贸贩各国其于夷人甚比于中国转疏每中外有事切切私议惟恐夷人之绌皆不赖中国之护持而倚夷人为生计也夫以内地商民不仗 国威而凭敌势岂 朝廷之福乎自今宜于各海口设总商之官择廉朴有心计者为洋商授以冠带与以资本使之贸易各国分其余息以充军饷自具贖本而愿利于官亦听遇事力为保护或有漂溺亦不责其赔偿尝见山陕富户遣客伙贸于他省者皆不给身工而公分其和主客各半诸客伙又以所事为等差照本摊派如派本万金即分万金之息两年一核其数其出入不能隐欺其子孙世相承袭故能历久不败今若仿而行之不专其利而阴摄其权官南多则饷源愈广然后遣使分驻各国增置兵船彼以通商为吞噬之径我即用其术以御之亦伐谋之一道也

工艺

善战者胜于庙堂之上其次鬪智其次鬪勇至于器械末之末矣然兵将相若则器利者胜器亦将所宜讲夷人利器用于陆者曰开花礮曰后门鎗用于水者曰火轮船曰

铁甲船曰水雷曰水炮台皆威敌制胜所向无前中国遣人购买雇匠仿造费倍而器不良非华人之独拙也委员之更调无常工匠之良楛不辨其志先贰其艺何由而精古者百工皆有专官周礼所载甚详今宜稍复古法设考工之官以领各匠厚与之禄而世守其职则心志易专功罪易着行之十年必不后于岛国至于化学气学电气植物地质等学皆刻楮斲轮之类精思无不可能苟利于用何患百姓之不为设科设学任以海疆徒伤政体乱风俗于用人固无当也况其器皆难成易毁利少害多电报铁路动费数百万金一夫锄之立废不用耕织裁缝刻书制饼诸器费皆倍于人工西洋地瘠专以商贾为生机器或可营利中国专以农田为本机器愈多民生愈隘其势不能强同目盘古至今未有以工匠治国者即西洋各国其立政用人自有本末非仅恃其机器横行海上也

鷗言杂录 中华朱克敬瞑庵辑

永康县学碑记 孙衣言

三代盛时自天子之都以至于比闾族党莫不有为学之地自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莫不有为学之事而入学则必释菜释奠于先师师者教之所由立道之所由明也三代圣王莫不重道而隆师故荀子曰君师者治之本也曾子曰君子之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师严故道尊道尊故学正孔子生于周之末世以匹夫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著书垂教为万世师至汉之贤君始为庙以祀历魏晋隋唐而其祀几徧天下宋仁宗命郡邑皆得立学即学以祀孔子而其事遂迄于今金华在浙江为东南山郡永康又为山邑地瘠而民醇明正统间邑人应士濂尝以私财独建县学宏治间其孙尚端重建之成化正德间尚道天泽相继重葺之而益储经费为岁修计俾子孙两支分掌其事盖四百余年矣咸丰辛酉之岁粤贼扰浙江破金华永康亦被寇学毁于火至同治癸亥城始复今尚端裔孙参申独建大成殿尚道裔孙宝时等质常产输私橐重建明伦堂思超振绪荣祖等并力筹办阅两载而告成永康始脱兵火邑人士即喁喁向学可谓知本而应氏子孙又能承先人主志以无废数百年之盛举则其尤贤者矣夫学宫之设岂徒曰为庙祀以崇我夫子而已哉盖孔孟之时所谓诚辞邪说陷溺人心者杨氏而已墨氏而已降及后世亦不过佛氏而已老氏而已至今日而蛮荒绝域自古不通人迹之民挟其不经之说纵横于中国诱之以货财道之以声色眩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酖毒之媒中国之人趋之若流水虽儒生学士或贸然堕其计中不知其用心之毒与为祸之深也则道之不明也甚矣天下豪杰有智术之士求所以御之之方以为必讲富强利器械使我之巧力足以敌彼而后可以胜之而不知其本固在于务学也夫孔子之学非有待于他求者也其人则士农工商之列乎四民者是已其事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存乎五伦者是已其为书则易礼诗书春秋之着乎五经者是已而其道之以所从入则曰义利之辨也视听言动之不可以非礼也是非羞恶之各有其端也使举天下之人凛然于不可无义不可无礼不可无羞恶是非则怪诞不经之说若粪秽臭腐之不可以一朝居而又何为靡然从之哉故吾谓孔子之教不可一日不明

于天下而以救今日之人心风俗则其事尤切而不可缓何也杨也墨也佛老也其乱吾道也犹依托于吾道也至今所谓怪诞不经之教则显然与孔子为敌而与今日好利无廉耻之人心适足以相中而相引则所以矫而正之者不可以无术矣今东南甫定 圣天子方修中兴之政中外士大夫亦渐有意于儒者之事盖人心之穷而将有所转也而金华固吕成公王文宪之所讲学陈同甫经世奇才实产永康其独先奋兴于学也固宜而亦可见孔子之道无日不在人心而非怪诞不经之教所得而汨没之也是在居民上有学校之事者倡率而风厉之耳故不惮极论之以为之记

兼顾水陆之防 郭嵩焘

东南防海大势相持于海外曰兵船相拒于口岸曰礮台其大略也而各口洋船洋楼纵横布列乃反在内地西北边防所恃兵力而已藩篱之固尚无议及者较而论之沿海各口环集数十国而英法弥三国互为主盟其利分而其势散必无敢公然发难者西北则俄人已踞伊犁西南英人亦渐通缅甸其力皆有所专注而西南之祸稍纾西北之势相持而未有所定则祸且日棘故主东南海防者则谓宜缓西北主西北边防者又谓宜缓东南是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愚见度之其隐忧皆积而日深有未可偏重者体察俄人伊犁情形而可以得其故矣洋人之利在通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而其蓄谋在求日进而有功故每得一荒岛则急进而开垦之每得一口岸则急进而经营之伊犁之乱值中国兵力不能远及俄人于是坐收以为利而乌鲁木齐喀什噶尔通及回人城俄人未尝须臾忘也中国举兵征讨则亦坐视而不与争此其行之有其渐蓄之有其机自西洋各国皆然略就所知言之上海一口英人主盟宁波一口法人主盟粤匪之乱骤起各口商人惊惶失措相为救护而上海一口被难而幸获保全者数万人百姓亦且与洋人相习其观衅乘隙之心必不后于俄人是以中国百年治安英俄诸国亦必百年无事此可以理势决者何也西洋诸国之法非积憾以求一泄无肯构兵者而南洋诸岛数十中国不能经营洋人皆坐而收之所得口岸与所开辟诸岛因势乘便据以为利其势求进而不已而其蓄谋甚约其收功甚逸凡中国煤山金矿及宝气生众之方皆其所心营而目注者也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如今各口设立机器局及遣中国子弟赴西洋学习其法度程序皆积渐之功收效数十年之后者其行之之本则在乎审轻重之势明曲直之机求通变之才务真实之用西洋之法通国士民皆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窃观汉诏求使绝域与将相并重西洋犹存此意是二者皆据理势之要持安危之机所宜慎选而专用之者也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亟求也

先明本末之序

自汉以来中国全盛之世边患相寻常若不及而终宴然无事及衰且乱则必纪纲

法度先弛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而边防一事又有本末存焉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练兵制器造船非财不能举理财之方尽于二者曰开源曰节流节流者省无用之烦费以归有用者也皆疆吏应为之事不待临事张皇而多为之制其造船制器购用西洋机器推而演之但令经费充盈渐次求精其事非难所难者练兵耳为中国之人心习尚渐渍已深合官与民而皆怀一苟且之心无能与持久也自经寇乱名臣良将接踵于时能以律行师以权济变者有矣然从无能统驭额设之兵以立功成名者其间或易一将而局遂变或更一时而气已衰何者用其方新之机而不能得其持久之力也沿海设防非能旦夕奏功者各口练兵又非能召募集事者传曰有治人无治法法尽于一时而求人之效可以持至数十百年之久诚得其人而任之一切之政皆可举而行也不得其人而任之已成之功已安之民亦无与善其后殆未可持此以建非常之业者也窃观今日天下大患不在无才而在有才亦无以自见其弊有二一曰因循粉饰以求免过一曰优容纵弛以求寡怨粉饰工则得失利病全不能明纵弛久则贤否是非更无从辨故求人才尤以挽回风气为先 朝廷念念以培养人才为心邪正公私较然不能揜风气一移士大夫之精神自振而吏治之功效亦必月异而岁不同人民日就又安边疆自臻绥谧必然之应也至于将弁之才州县之吏天下自不乏人疆吏求之有余非 朝廷求才者之所急也

上恭邸书

窃嵩焘近闻有人劾奏去冬条陈滇案情形以为嵩焘出使西洋将至辱国纷纷传说似非虚语嵩土大夫议论争持至于今不息所据为至德要道曰攘夷狄而已矣不知与我构难可攘与我交接往来无得而攘也远在边徼可攘深入腹地居处游历漫无限制无得而攘也狙伺鼠伏其变不测可攘以通商为名所守者条约所托者信义要在准理度势杜其覬覦防其要挟而已无得而攘也我 朝建国之初通书日本罢兵息民沿海数千里解甲安寝定于一言康熙二十八年遣使俄罗斯而雅克萨尼布楚两城之边界定以是销弭边患二百年当时书问皆用敌体断自 宸衷此圣人之德量所以包罗天地度越古今宜为后世所宜法也西洋之患与前史所载争战情形又绝不同推原启衅之由一误于***再误于***两次用兵贸焉构难抢攘横决以有今日诸臣之才力与其志愿高出一世而卒致此误者惟不知洋务之过也而自通商以来十四口出入税则渐增至一千二百余万皆洋人为司会计沿海练兵制器及学习语言文字皆洋人为司训课其于中国富强之计理当嫉忌也而反为之经营理当抵牾也而反助之教练盖其环伺中国观衅而动久蓄蚕食虎噬之心而故为无诈无虞之状中国强则辅而翼之弱则狎而侮之故今日与洋人交涉其势有甚迫而不能缓其机有甚危而不可谓之安者惟恃朝廷忍心抑志急求西法之善者力起行之盖西洋各国穷地利极人工互相仿效俄罗斯国主察罕汗至变服就荷兰以习水师而后羣趋于富强今其势已逼而至中国

上海租界安设电报黑龙江以东开通铁路天地之机既泄曲畅旁通而固不可遏抑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且三代建国所以久长无他能疏通民气而已矣西洋立法亦然所兴之利与民共之所行之政与民同之中国不能尽仿而行也及此时设法经理以与民同利期使利权操之中国地方官与百姓自相保护穷海万里之地声息毕通如在咫尺民气无扞格之虞三代有道之长何难再见于今日嵩焘初奉总署行走之命具疏陈其梗概盖亦通知古今事势之变深究天下利病之源有非儒生俗吏所能辨知其得失者窃以为经理洋务大要有三一曰去猜嫌之心而审事理之宜一曰泯迟难之意而求控制之术三曰化拘挛之见而立富强之基熟思深计中国制胜之机当预筹而审处之行之以果决搏之以坚忍此固不待委曲周旋而揆事度情应之而有余不待改弦更张积久渐进行之而必有效也至于滇南一案地方措置失宜有不能为之曲护者我朝列圣抚临中外一视同仁乾隆二十九年新疆乌什之叛由办事大臣苏诚激变苏诚已戕于贼犹禁锢其子孙不准仕进嘉庆二十五年回疆之变由参赞大臣斌静肇衅经回民控诉立与褫逮道光二十九年云南汉回仇杀道员罗天池办理乖方总督贺长龄撤任降调二十九年甘肃诱杀番民总督琦善逮问遣戍内地民回及所隶属之回番各部犹不肯任听地方稍有冤杀统辖大员失于觉察立行谴责廓然一示以大公海宇人民统归覆焘略无歧视嵩焘陈奏滇案情形不敢援引成案请与严谴亦谓控御外人朝廷自有机宜不欲显揭岑毓英之罪使无可解免稍被以展转贻误之失以待朝廷权衡处办持事理之平而驯伏远人桀骜之气一时士大夫訾毁有所不敢顾明知夷性贪婪议处一岑毓英未必遂厌其欲但此事中国之曲在疆臣办事粗疏若既将疆臣议处而彼犹妄肆要求则其曲在彼与之决裂我既有辞即召会各国共评彼亦难逃公论区区之心实在于此初非不足于岑毓英也迨闻人言藉藉谗让百端亦遂自悔其愚开春以来闭门却埽谢绝交游以求自远于人至今相距四月之久犹有窥探刺取据为罪案上揭之君父之前者窃度岑毓英天资忠直而不学无术与蒋益澧等蒋益澧在粤东巡抚任内派勇看守内城经瑞麟奏参人无异言岑毓英以毙一洋人之故嵩焘平情上请致蒙一时之诟讥历久而无能相谅往尝语曾文正天下事万变惟当以常道处之今人之视洋务惊忧骇愕莫测所为而其实祇是一理凡事一折衷以理顺者应之逆者拒之须使心目中无有洋人之见存而随之以为轻重即所处裕如矣曾文正亦以嵩焘为知言今以一马加理无足重轻之洋人如何被戕情形亦漫不加考察而相与据为岑毓英之功人心之不平日起而相激欲无召衅启侮难矣西法以邦交为重万国公法言之至谨马加理在西洋仅一微员在滇南却为戕毙使臣之案士大夫安坐讥评果能摧折洋人之气否乎一时纷纭之议论诚有不足据以为信者而既以辱国之名加之嵩焘不独不敢求谅朝廷即反之区区之微忱亦实不能自谅以当时一念怙怙之愚犯众人之忌谋为朝廷宽一日之忧遂使声名隳坏莫能自解上负朝廷委任之重下烦廷臣咎责之严尚复何颜立于人世而又以辱国重情上动君父之疑则且进退狼狈无所措其手足朝

命尊严欲据情辞免而不敢恶声丛集欲强颜供职而不能惟有披沥下忱听候指示可否容嵩焘自陈衰病求另简派使臣以重职守庶朝廷有余地以相处嵩焘亦得退归田里休养余年以靳免于罪戾不胜悚息待命之至

简器 李鸿章

西国水陆战守利器以鎗炮水雷为大宗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鎗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钢电气发火之别切尝考究其图与器而得其大略洋鎗一项谷国改用后门鎗以其手法灵便放速而及远其旧制前门鎗贱价售于中国每为外人所轻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也其后门鎗名目英之至精者曰亨利马梯呢其次曰士乃得俄曰俾尔打叻德曰呢而根法曰沙土钵美曰林明登以利钝迟速较之则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俾尔打叻精于美美之林明登又精于英之士乃得及德法诸鎗也林明登士乃得二种近年已运入中国臣处及沈葆楨均购存林明登数千枝上海机器局亦能仿照惟兵勇粗疏者务士乃得机簧较简购价较省修改较便现拟令各营酌换士乃得鎗而间以林明登认真操习由渐而精并令津沪各局先购林明登造子机器仿制子药铜卷以便接济仍与俄领事订购俾尔打叻鎗千枝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卜大小炮五十余尊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其最大者两尊口径八寸足抵前门炮口径十一二寸之子力然每尊价约二万元苦于无力多购或谓钢炮过大药力过猛用久或致损裂故英国多用前门熟铁来福长弹大炮曰乌理治曰阿墨斯得郎曰四德活特三家尤着大者口径十一寸至十五寸重至八万斤以上子弹重至六百磅能打穿二十余寸厚之铁甲惟起运维艰价值尤贵中国尚无购用者陆路行仗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弹后门钢炮美国格林连珠炮为最精捷臣又各定购数十尊以备游击要需目下沪宁谷局只能仿照十二磅至六十八磅之圆弹铜铁炸炮淮军习用已久胜中国旧制而不及西洋新式之精仍拟仿照乌理治墨斯得郎之式籍以熟铁而机器未备外国每造鎗礮机器全副购价数十万金再内洋购运钢铁等料殊太昂贵须俟中土能用洋法自开煤铁再添购火炉汽锤压水柜等机器仿造可期有成若克鹿卜之钢礮回德活特之熟铁礮系用生钢生铁铸成该厂自有秘法更未易学步矣至水雷一项轰船破敌最猛从前南北花旗之战南兵获雷力居多德法之战法国兵艘十倍于德而波罗的海法艘未能深入全仗水雷之功其法分为两类一为定而不动之水雷或连于木桩木排之间或用锚定其位使沈水中或陆地城堡被攻时于缺口要路安置此专为自守而设一为能行动之水雷或浮水面顺风力飘动或用机器自行或于铁船首伸出长竿置之或专作拖带水雷之船此可为攻敌之用近来格致之学曰精水雷之法亦曰精多以强水触物磨物及电线发火其触而发火磨而发火比用法点放者尤佳用药仅五六十磅无论何种兵船皆能轰破其底闻各国皆讲求此物制存极多其用时必于水中排列数行每口安放数十具使敌船疑畏不敢进沪津各局现只能仿造其粗者而电机铜丝铁绳浆皮等件仍购自外洋须访募

各国造用水雷精艺之人来华教演庶易精进至火器尽用洋式礮子火药两项亦系要需津局有造药机器四副日出二千余磅已可敷用惟鎗礮多而子弹尚少沪局仅造药机器一副日出无几宜添购机器在徽宁推广制造各省防江防海需用洋鎗炮之子药均宜设局在内地仿造否则事事购之洋商无以备缓急且闽沪津各机器局逼近海口原因取材外洋就便起见设有警报先须重兵守护实非稳着嗣后各省筹添制造必须设局于腹地通水之处海口若有战事后路自制可源运济也

造船

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数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而兵多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共保护紧要散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力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济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为既欲固守必预将所有兵马礮位军械辎重并工局物力储备坚厚虽军情万变而不离其宗庙谋阃算平昔之经营临事之调度皆不可一毫错乱道光二十二年夷船入长江而全局始震咸丰十年夷兵犯津通而根本遂危彼族实能觐我要害割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设法东援西调未得全力聚于紧要数处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礮壹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礮台所用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在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现计闽厂造存轮船十五号内有二号已在台湾遭风损坏沪局造成轮船六号内有二号马力五百匹配炮二十六尊与外国大兵船相等其余各船皆仅与外国小兵船根铎相等然已费银数百万有奇物料工匠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访闻兵船及铁甲船以英国为最精英之官厂公司厂均以造铁甲之优劣相与争衡日新月异应拣派明于制造略知兵事之员选带学生工匠前往由总理衙门会商驻京使臣移知该国兵部俾得亲赴各厂考究系何等船制最为坚致灵捷并宜于中国水道者与其议价定造即将带去华匠兵士附入该厂及武备院学习造工并讲求驾驭操练之法俟成船后配齐礮位随船回华庶有实济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至拟设兵船数目如丁日昌所称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铎轮船十号合共四十八号自属不可再少除将中国已造成二十号抵用

外尚短二十八号切谓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皆水深数丈可以停泊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约计定造铁甲船每只需银百万两内外已费不资只有先购此项分年筹办其有余力再置他船或因闽沪各厂陆续仿照兵船总以足成四十八号为度惟守口大炮铁甲即所谓水炮台亦系西洋新制利器以小船配极重之礮辅助岸上礮台四面伏击阻遏中流能自行动最为制胜凡要口须添设一二艘闻在外国定购每船连礮约价银十余万两但笨滞不能涉海须将礮位铁甲分折运载来华装配应俟委员到彼一并察办如价省运便陆续再购造二十号分布南北各口抑或由外洋购大礮由华厂照式仿造铁船更可次第添置至丁日昌奏称裁并五十号艇船可养给一号大兵轮船裁并十号阔头舢板可养给一号根钵轮船计各省沿海水师旧制各船糜费以之供养四十八号轮船尚觉有盈无绌等因查同治十一年五月臣于覆奏船政事宜折内拟请裁撤各省艇船即以各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费经总理衙门议令各该督抚奏办迄今并未议覆今添购铁甲等船巨款必须另行筹集养船练兵一切费用应如丁日昌所议请 旨勅下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省将旧置及新添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项分别裁并专养轮船以免虚糜而资实用

客难 张自牧

客难曰言语不通则情志难孚也奢欲不同则趣向莫测也华夷交错草野致馘于雕题主客相猜兰阁何悦乎弹指诃陵毒涎之可畏罗刹掉面而怀惭理有固然势恶容已曰绥远之道先求所以安之彼去国远来诚欲世世昌乐永保其利断无陵我之心乃或者无端而纵恣之使日长其骄奢又或者无端而鄙夷之使日即于疑忌则处之者未能得其平也汉文帝与单于书曰天不颇覆地不偏载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于戏此文帝之所以为文也与尝读 高宗谕刑部谏英商喻谕旨伏见 圣心公平毫发必当而烛微见远若豫知百年后之有洋务者可不敬读而深思乎诗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乾隆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论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賒欠暎咭喇国夷商喻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议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賒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

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覆其错谬尚可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祇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吓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曩咭喇夷商一事皆督抚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而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饷赆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易马一节辨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疋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裹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即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办妥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海沿边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詎不在是耶此旨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录并着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照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挹秀山房丛书》